

2012/10/20

第 6 期



总结与凝练 借鉴与参考

研究生教育发展动态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

【 访谈专刊 】

◆ 大学理念与教育质量

- 用世界一流大学精神推动中国高校内涵发展
- 大学要提供清澈的思想
- 质量， 大学的生命
- 建设特色型大学应 “量体裁衣”

◆ 人才培养

- 大学之本在于培养人才
- 中国大学要让学生学到真本事
- 育人是大学科研的重要任务
- 走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路

导语

我国研究生教育已得到稳定、快速的发展，但距离“教育强国”还有明显的差距。现在需要做的，是清醒认识、明确定位、把握节奏，找准发展途径。由“大”到“强”的唯一划定标准，就是质量，而唯一道路就是回归研究生教育乃至本科教育的“育人”之本。本期特设访谈专刊，也正是希望给大家展现我国研究生教育未来的发展之路。

大学理念与教育质量

用世界一流大学精神推动中国高校内涵发展

——访谈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

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精神更值得我们重视，更有助于我们实现从数量扩展为主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质量提高为主的内涵式发展。

一、要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看自己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精神，并没有一个权威的表述，但不难发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精神或许可以用八个字来表达：**服务人类，追求卓越。**

大学之为“大”，莫过于它以全人类的幸福和尊严作为最高价值。大学的产品是**知识和人才**，而两者之中都蕴含着大学的精神。大学以外有许多机构也在生产知识和培养人才，但惟有大学，才不仅仅为申请专利、带来利润、直接解决实际问题而从事研究，不仅仅为某个行业、某类工艺甚至某道工序而训练人的能力。大学区别于其他教学科研机构根本特征，在于它所创造的知识是能够为全人类共享的，它所培养的人才具有世界公民胸怀的。与全国所有其他部门或领域相比，大学的任务是：不仅要以直接解决实际问题而服务祖国，而且要以创造具有世界水平的知识成果、培养具有全球眼光的优秀人才而报效同胞，靠这样的知识和人才去不断赢得其他民族对中国人民的尊重、亲近和支持。

大学之为“大”，还在于它以**最优秀的知识和人才作为特有产品**。当然，“优秀”或“卓越”是相对的。大学以外的其他机构和部门以卓越为追求目标的比比皆是，但与其他机构和部门相比，惟有大学对卓越的追求，是在对具有恒久价值的智慧的创获之中。追求高等教育的“卓越”与实现高等教育的“公平”似乎有些矛盾，但

一些世界名校的实践表明，恰恰是尽最大努力让贫寒家庭的优秀子女也能接受优质教育，巩固了这些大学在追求卓越方面的竞争优势。

二、精神比指标更值得重视

“世界一流大学”的直接含义，是在全球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从这个角度说，我国就连清华、北大要跻身世界一流都还任重道远，更何况其他学校。对于世界排名目前比较靠后的许多学校来说，向“世界一流大学”目标靠拢，意味着要把现在排在前面的许多学校抛到后面，这听起来有些玄乎。但如果考虑以下两个理由的话，就未必如此了。

理由之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如果不在整体上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我们很可能连“建成若干个世界一流学科”也无指望。

理由之二，我们今天思考中国大学的发展，最重要的背景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中国高教与中国经济同步发展是总体趋势，任何中国高校，只要顺应这个总体趋势，即使国内排名不变，也会在全球高教领域表现出实质性的成长。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目标时过于看重一些排名指标，与最近几年来我国高校重视外延扩张的总体偏向有重要关联。从国内高教领域现有的资源分配方式来看，如果把获某某奖的教师和校友的数量、“高被引”科学家的数量、在某些刊物发表文章的数量，以及基金规模、生均投入等等，作为学校发展的衡量标准，那么，有些学校可能过分容易达标，有些学校则可能过分困难，而这两种情况，都无助于中国高等教育水平的实质性提高。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指标相比，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精神更值得我们重视，更有助于我们实现从数量扩展为主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质量提高为主的内涵式发展。

来源：文汇报，2011-09-15

大学要提供清澈的思想

——访谈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大学不仅要为社会输送具有人文关怀和理性精神的专业人才，还应该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为社会为国家乃至全人类解决发展的问题，为社会提供清澈的思想和理性的思考。

“在我还没有踏入大学校门时，就有人给我普及如何混入学生会，如何讨领导欢心等等的这类大学式官场风云。我害怕自己的独立性会因为不得不妥协而被无情地吞没。”复旦大学一位大一新生在人人网上写道。

“不要对大学抱有多大的幻想，这里有的老师上课也很无聊，这里有的制度会让你觉得腐败已经渗入到了滋养精神的殿堂，大学经不起你们太美丽的期望。”一位复旦大二学生在人人网上对师弟师妹们说道。

这两位学生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他们所担心的正是大学存在的问题，也是每一位大学老师共同担忧的问题。

现在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有很大的质疑，**大学的人才培养达不到社会的需求和预期，责任仍然重在学校。**大学的问题绝非仅仅因为过于强调科研而忽视教育所导致教育质量的滑坡，更重要的是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和竞争，所产生的集体功利主义心态，其必然会侵蚀大学的学术精神和社会责任，也会影响到学生的选择，使他们变得短视、流于平庸，不能保持对所学领域的强烈兴趣，也就失去了在未来担当重要责任的能力。

当前大学和社会所暴露出的问题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精神和价值的迷失。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国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近百年来中国始终在动荡之中，文化尚未形成一个共同接受的典范。由于对现实的不满，越是惊世骇俗的偏激言论，越容易得到一知半解者的激赏，一旦激荡形成风气，便不是清澈的理性所能挽救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必须协调发展。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暴露的问题和精神思想上的困惑，大学没有责任吗？大学的老师没有责任吗？尤其是大学生没有责任吗？**大学不仅要为社会输送具有人文关怀和理性精神的专业人才，还应该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为社会、为国家乃至全人类解决发展的问题，为社会提供清澈的思想和理性的思考。**

面对学生们过分看重学分绩点的现象，但正如有的同学所说，弄高绩点却没有学到东西的人是最可悲的。我也很赞同有些同学的观点：或许我们早就忘了来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是想着好的成绩对今后出国、保研或是找工作更加有利，这是当代中国大学的可悲之处。

来源：科学时报，2011-09-06

质量，大学的生命

——访谈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

1. 记者：我国已经迈入了“教育大国”的行列，距离“教育强国”还有多远？

秦绍德：“大”不等于“强”，“强”意味着高质量，意味着世界普遍认可，意味着培养出的学生是跟得上时代发展需要的。目前我们与20个主要发达国家在一些教育指标上，仍有明显差距。如发达国家每千人口中注册研究生数超过2人，我国仅约0.8人。高等教育强国不仅有较大的高等教育规模，更重要的是在质量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20个主要发达国家集中了80%以上的世界500强大学，并几乎囊括了前100强的世界一流大学。从这些现状来看，我们距离“教育强国”还有明显的差距。

2. 记者：速度不能掩盖差距？

秦绍德：是的。做大主要是指外延，做强主要是指实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的生命，不在于教育经费多少、政府支持多大，不在于豪华的建筑和高档的校舍，而在于质量，内在的力量才是生命之源。

3. 记者：谈提高大学教育的质量，首要问题就是“什么是高等教育的质量”？

秦绍德：质量应与大学的功能相联系。照普遍看法，大学有“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服务社会”三大功能，近年来又增加了“文化传承”。大学有这么多任务，最核心的是什么？目前已形成了共识：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其他功能都是在培养人才这一基础上衍生发展的。

4. 记者：教育以学生为本，大学应该追求“成才率”。

秦绍德：确实如此，大学要尽可能培养更多的人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不可能个个都成为人才。所以，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说，大学一方面要培养人才，另一方面更要培养“人”——提升受教育者的整体素质。将大学教育的质量落实在“人”的培养和教育上，落实在全民素质的提高上，才是科学的“大学质量观”。

5. 记者：大学的质量落在“人”的身上，“人”的质量又落在哪里？

秦绍德：毫无疑问，在人的培养上，“德”是第一质量。教育不仅是教书，更要育人。我始终认为，教育方针应该以德为先。对于大学生，我们不提更高的道德要求，但必须有基本的品德。否则，培养出来的人知识丰富、能力很强，但品德不好，反而会害了他人、害了社会。

6. 记者：进一步而言，如何培养大学生的“德”呢？

秦绍德：我们过去常常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以德为先。其实，这个过于狭隘了。作为第一质量的“德”，应该渗入大学的每个环节，如专业学习、学术研究、社会实践、校园生活等等，而不仅仅是一门政治思想课。

7. 记者：要提高大学教育质量，“抓手”在哪里？最关键的是什么？

秦绍德：最关键的是教师。因为，教师是大学的主体，他们既担负着课堂教学任务、指导研究生的任务，还有科研任务、在“第二课堂”育人的任务。

8. 记者：如何判断一个教师的教育质量之好坏？

秦绍德：从很多优秀教师的例子来看，好教师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具有使命感。不管成就多高，头衔是院士或特聘教授，对学生的爱始终不变——这是教师的天职。第二个特点就是了解学生。好教师从来不责怪学生，而是能从学生的特点出发因材施教。第三个特点是不脱离社会，无论是从专业领域，还是从更广阔的社会实践领域来说，都与时俱进，顺应社会需求，把本专业的最新成果及时注入教学中。

9. 记者：但是，近年来社会对教师队伍中出现的不良现象也有所议论，比如不专注于教学，导师成了“老板”。

秦绍德：还有功利、浮躁等等。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责怪教师本人。以教师投入教学的精力不足为例来说吧。现行考核机制中要素比较多，教师不仅有教学任务，还有科研任务，职称评定和岗位津贴都和它直接挂钩。因此，科研成了“硬任务”，教学成了“软任务”，与学生交流、对话更成了“附加任务”。另外，学术上有成就的教师，各类评估、学术会议等很多，导致投入教学的时间越来越少。

10. 记者：教学与科研如何在教师身上得到统一？

秦绍德：从时间分配上看，教学与科研似乎是矛盾的，但从内在本质上看是不矛盾的。因为，大学教学不同于中学教学，中学教学相对规范，重在打基础。而大学的课程、专业目标和教材，都必须与时俱进，教学内容都是科研的最新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科研就没有新课。优秀教师在搞科研的同时，就能把科研上的最新成果和思路转化为教学。

教育质量的提高，包括大量专业设置的改进、课程内容的更新、教学方法的提高，都是以科研为基础的。以科研为动力，促进教学。另一方面，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启发思考，也会促进科研，教学的深度也会反过来影响科研。“大学教育质量”

这一概念，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教育质量，除了以教育水平为主，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科研水平。

11. 记者：对于提高大学教育质量，您对政府部门的作用怎么看？

秦绍德：我有一个看法——抓质量是大学自己的事。在这件事上，政府部门最好少搞工程。我不是排斥政府部门对教育质量的调控，但是质量能不能上去，这是大学的责任，不是政府的责任。政府部门不需要一级一级地抓大学的质量，道理很简单——质量在本质上是大学的内涵建设，内涵建设关键靠内因，也就是大学自己。教育部门可以监督促进大学提高质量，可以引导大学把主要精力放到提高质量上，但不能越俎代庖，代替大学做很多事情，尤其不要搞所谓的“质量工程”。

12. 记者：提高教育质量是“慢工程”，不是“快工程”？

秦绍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提高质量要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由下列要素决定：第一，队伍。“人”是这个生态系统的第一要素，因此教师是关键。第二，投入。抓质量不是嘴上讲讲、不要投入，要改进课程、要更新教材、要改善教学条件等等，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这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三，学校教育的体制机制要改革。要打破原有的体制机制，把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谈何容易？第四，学风、校风的问题。在一个学风、校风“稀里哗啦”的学校，很难把质量搞上去。只有积极、上进、严谨的学风校风，才能稳步提高教学质量。这个生态系统是逐步建设的，急不得。

来源：解放日报，2011-09-09

建设特色型大学应“量体裁衣”

——访谈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杨学义

核心观点：高校发展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人之多、楼之高、地之广，而在于办学者的思想是否高瞻远瞩，能否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专注于某几个方面的学科发展。不求大而全，但求小而精，把自己的优势学科都做到世界一流。

对于许多中国高校来说，如何办出自身的特色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应思考如何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办出自身特色，建立优势学科，更加注重“量体裁衣”，而不是一味办大而全的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加州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都是小规模办学，学生都没有超过万人，但高质量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水平、术业专攻的学校发展战略，仍然让这3所大学成为世界名校。高校发展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人之多、楼之高、地之广，而在于办学者思想是否高瞻远瞩，能否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专注于某几个方面的学科发展。不求大而全，但求小而精，把自己的优势学科都做到世界一流，形成互为支撑的学科架构，走独特的发展之路，形成学校强大的竞争力。

办好特色型大学，首先要明确办学使命。当代美国杰出教育家、纽约州立大学原校长欧内斯特·博耶指出：“一所办学有成效的大学应负有明确的和极其重要的使命。”历史上，外语高等教育主要服务于国家军事、外交和向西方学习的需要；新时期，外语高等教育应当成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当前，为适应国家汉语国际推广战略需要，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全球各地承办了17所孔子学院，在继续承担“把世界介绍给中国”传统使命的同时，努力肩负起“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新使命。

办好特色型大学，还要完善特色人才培养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已由原来的单一专业型人才向高素质、复合型、国际化人才转变。特色型大学应当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创新，形成和完善特色人才培养模式。

办好特色型大学，要利用优势打造特色社会服务品牌。新时期外语高等教育除服务于国家外交、外事工作需要外，还可以在重大国际会议和国际赛会的语言服务、外语支教等方面发挥更多作用。北京外国语大学充分发挥专业特色和资源优势，立足首都、面向全国，积极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和志愿者工作，得到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1-09-19

■ 人才培养 ■

大学之本在于培养人才

——访谈南开大学校长龚克

“世界一流大学”的老调何时能在现实中奏响？中国教育缘何“难产”杰出人才？学术腐败等如何得到有效遏制？面对种种中国教育的热点问题，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做客文化讲坛，呈现别具一格的“龚氏观点”。

一、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

如果说，选拔人才是筛选出好种子，种子能不能生长得更好，才是大学的真正任务。

二、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差距比较不应有线性思维

关于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线性思维。比如，比较中国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差距，就看哈佛有什么，我们差什么。如果哈佛发表8000篇论文，我们发表3000篇，那差距就是5000篇论文；如果哈佛获20个诺贝尔奖，我们一个也没有，差距就是20个诺贝尔奖。

这样的线性衡量，显然不正确。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评价大学的标准应该是看它能否培养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才。中国大学能否变成世界一流大学，要看我们能否培养出领军时代的杰出人物。

三、在如何有利于学生成长方面，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大

在激励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上，我们与一流大学的差距非常大。我们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大量规定的是必修课，教师和学生互动不够，教师对学生的启迪也就不够。

从大学科研来看，我们的前沿性不够，所以发表文章的质量和影响力不强。大学做科研和企业做科研不一样，企业做科研是为市场服务，大学做科研是为了培养学生，培养学生要讲究前瞻性。我们现在最大的需要是要把着眼点、出发点、落脚点都放到学生成长上，在学生成长方面，我们的差距比论文上的差距要更值得重视。

有差距，就要赶超。我们赶超的主要办法是要真正把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那样就会有好研究，出很多好论文。

有利于学生成长的现代大学制度很重要。我心目中的现代大学制度，顶层是校内人和社会人共同治理的结构，内部管理受限于这个顶层。现在，我们在校内共同治理结构上做得还不够，突出问题是教授作用发挥不够好，大量被行政力量替代。大学制度的构建目的是育人，要有利于学生自己成长，学生要在里面，教师要在里面，我们要研究怎么结合大学的根本任务构建这个制度。

四、下一位“钱学森”在哪里？人才培养像农业而非工业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人才培养像农业而不是工业。但现在我们的教育有着很深的工业化思维的烙印，我们往往把培养、塑造、加工看成是一件事，按照规定的系统把学生培养成这样、那样的人。其实学生是长出来的，种子各不相同，先天的

东西一直带着。对教师来说，非常重要是为不教而教，正确的教育理念应该是让学生像植物一样自己生长，而不是工业加工。

钱学森曾感叹，这么多年都没有冒出杰出人才。他用的是“冒”这个字。有人把办尖子班的做法和中学应试教育方法延伸到大学来，是不得要义的，我不知道哪个科学家是从尖子班培养出来的。

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跟制度设计很有关系。整个教育体系是互动的，杰出人才的培养不单纯是大学的任务，特别重要的是高中阶段，要跟大学互动起来。我们现在需要探索杰出人才的培养规律，按照规律办事情，我相信中国十几亿人口，每年几千万年青人中一定会冒出杰出人才，但是千万不要把杰出人才定义为牛顿的模式、爱迪生的模式等，现在我们已经过了万能科学家的时代了。我们现在是一个大科学的时代，是一个讲求合作的时代。也许我们在人才培养上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不必什么都在外国优秀大学后面亦步亦趋。

来源：人民日报，2012-02-10

中国大学要让学生学到真本事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浦江创新论坛上发表演讲引起的反思

在上海浦江创新论坛上，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的演讲《大学改革的尝试》引发了教育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和反思：大学应该如何培养出为社会所需的人才？

朱清时针对当下中国大学人才培养的现状，坦率而锐利地指出，“中国的大学亟待改革，现在说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奢侈了一点，中国大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让学生都学到真本事。”

朱清时的这个“呼吁”并非多余，更不是无的放矢。国内诸多大学在人才培养上存在的诸多弊端与“短板”，已到人尽皆知的地步。

事实上，我们的大学经过十几年来外延扩张、规模扩大以及扩招后，如今应该说都已经不同程度地或自觉而主动、或无奈而被动地进入了抓“内涵建设”的战略转变新阶段。而其中的重中之重，正应是朱清时所大声疾呼的“让大学生学到真本事”。

让大学生学到真本事，至少要让我们的大学在新起点上，重新审视以往的人才培养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与路径；好好思考和研究，如何为了“让学生学到真本事”，使办学目标、教材教法、教学质量工程等等，来一个有深度、能见真效果的变革。

高教改革的主体责任在大学。“让大学生学到真本事”的主体责任当然也在大学。当下的大学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的改革涉及人才培养全过程，理应首先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新指向新诉求。不改革旧的培养模式，不变革旧的、不合时宜的教材教法，“让大学生学到真本事”恐怕只能又是一句空话。培养有真本事的大学生也难见大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将人才培养的指标定在了一个“很华丽”、“很高端”的目标上，诸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世界情怀、创新能力强的高端国际化人才”的大旗比比皆是。至于如何兑现，如何真正让大学生学到真本事，则难见详细规划。

所以，朱清时“让大学生学到真本事”的呼吁，可以说是敦促大学的人才培养切实走上务实之路、希望之途的透彻之言。希望所有的大学都能对此问题有所思索，有所呼应，有所行动。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1-09-28

育人是大学科研的重要任务

——访谈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

新形势下，高校科研应如何与教学紧密结合，在培养创新型人才中发挥更大作用，是一个值得关注与探讨的话题。为此，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

1. 记者：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四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四个必须”。对此，有人认为大学的基本职能应从三项变成四项，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谢维和：对三项基本职能还是四项基本职能的争论，我的理解是：无论是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还是文化传承创新等这些大学职能，都要围绕人才培养展开。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普通大学，各项工作都应以培养人才为中心。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一个方面；大学的科研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要支撑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同时，学生在参加社会实践、服务社会的同时，自身也得到锻炼，也是为培养人才服务。

根本任务与基本职能之间并不矛盾，大学的几项基本职能要共同来支撑人才培养这个根本任务。教学与科研都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机制，或者说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要把科研与教学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科研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许多

大学教师在备课和授课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科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授课内容往往都是围绕该学科的科技前沿展开，努力把科研与教学结合起来，探讨与解决一些现实与理论问题。**高水平的教学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科研**，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在探讨未知世界，提高研究水平。

2. 记者：大学的科学研究要为人才培养服务，科学研究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提升人才培养水平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的？

谢维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必须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作为支撑。增强高校科研能力，不仅要提高学校整体的科研水平以及教师的科研能力，最重要的还要看我们培养的学生的科研能力。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必须有科研支撑，培养高质量的创新型人才，必须有高水平的科研支撑。

3. 记者：大学科研应该与教育教学紧密结合，为人才培养服务，因此大学的科研与科研院的不尽相同。那么，应该怎样定位大学科研？

谢维和：我个人认为，其定位应该有三个不同的脉络。**第一个定位脉络是跟教学相对应的**，作为大学的基本职能，即大学的科研是跟教学相并列的大学几大职能之一。**第二个定位脉络，大学科研更多的是一种基础性的、自由探索式的科研**，这与其他具体科研机构项目研究不大一样。因为大学本身是一个文化机构，它应该更加突出和强调文化传承创新、突出和强调知识与理论创新。**第三个定位脉络是与企业对应的**。大学的科研尽管是以知识创新为主，侧重知识探索和基础研究，更偏重于原始创新和基础性创新，但同时也应该承担某些方面的技术创新的任务。就我国国情来看，我们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还不足，因此，我们的大学也要较多地介入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创新，帮助企业实现新的转型与升级。

从总体上讲，大学科研应更偏重于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与自由探索相结合、与知识创新相结合，这是我理解的大学科研的基本定位。

4. 记者：目前许多高校在总结科研成果、进行科研评价时，科研经费多少成了一个重要指标，有人形象称之为高校科研的“经费指挥棒”，您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谢维和：以科研经费作为指挥棒，动辄拿科研经费多少来衡量科研水平，我认为这个做法某种程度上是不合适的。科研经费是什么？它是科研的成本，不能说科研成本越高越好，而要看你的科研产出才行。所以拿科研经费去评价一个学校的科研水平，在方法论上是犯了一种非常机械的因果关系的错误。科学研究的逻辑并不是投入的越多，最后的产品质量就会好，这中间有很多变量在发挥作用。

5. 记者：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对大学科研进行评价，标准何在？

谢维和：在确定标准时，首先，最根本的一定要明确大学科研的本质：大学科研能不能支撑高质量的人才培养，能否为人才培养服务；同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大学科研能不能支持和促进国家的发展战略，能否解决国家建设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这些都是衡量和评价大学科研的重要标准。

我个人初步认为，衡量大学的科研能力，至少应该关注以下这几个方面的评价指标：大学科研对人才培养的贡献率、大学科研对知识创新与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大学科研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率，即三个“贡献率”。当然，对于这样三个“贡献率”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化，比如，大学科技对人才培养的贡献率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这应该包括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如何体现的、科学研究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是如何发挥作用等。

来源：中国高校科技，2011-09-16

走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路

——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王迎军经验之谈

研究型大学必须着眼世界发展格局，解放思想、先行先试，以开放的气象和改革的勇气，思考和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新政策、新举措，迈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坚实步伐。为此，记者访谈了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王迎军，提出以下思路。

一、开拓创新人才培养新思路

更新教育观念，确立创新教育理念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先导和前提。拔尖创新人才有着独特的知识构造和智力结构，有着特殊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表现出灵活、开放、好奇的个性，具有精力充沛、创造力丰富、洞察力敏锐等特征。这就需要打破传统的教师重“传授”而轻“启发”、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的教育思想观念，树立创新的教育理念。可以秉承研究型教学、学术无起点、探究式学习的新理念，让学生直接接触科学研究前沿，参与科研项目或自主立项，在项目研究中开拓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在科研中创新创造的能力。只有更新教育理念，开拓创新人才培养新思路，才能促进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变革。

二、建立弹性教学运行机制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需要因材施教、优才优育，需要个性化教学、差异化培养，需要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和基础，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发展潜能，需要突出学生

的教学主体地位，开展教学理念、模式、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建立弹性的教学运行和组织机制，从而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良好环境，培养各类精英人才。可以为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成才途径，在学分和课程认定、学业成绩评定、日常教学组织、学生学籍管理等方面精心设计，建立尊重和呵护学生个性发展的教学运行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发展潜能。

三、构建协同创新模式

协同创新，主要指内外部组织各行为主体或资源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内在动力和有效沟通，通过构建共享平台和分享机制，协调一致创造新生事物的过程和活动。研究型大学有其学科专业门类齐全、研究基础雄厚、高端人才云集的独特优势，应主动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将协同创新理念注入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各项工作和各个环节，充分利用共建科研基地、承担重大项目、产学研创新联盟等方式，寻找推进更广泛的协同创新领域；推进与校地（区域）、校企（行业）、校校等各类创新力量的深度合作，探索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新平台，从而形成有机整体，推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区域创新的战略融合。

四、营造奋发向上的创新氛围

因文化具有导向性、广泛性、持久性和渗透性等特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有赖于学校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校园文化底蕴；有赖于学校注重打造文化精品，构筑学生茁壮成长的文积淀；有赖于学校以提高社会实践能力为重点，融科学研究于学术创新活动的校园创新文化氛围。大学文化创新活动既要丰富多彩，又要突出重点，有所建树。对一些参与面广、辐射力强、作用持久的文化活动应进一步加工、完善、充实，使之成为校园创新文化活动精品，并将这些文化精品作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支撑和组成部分常抓不懈，激励和感召师生昂扬向上的主体创新精神。

来源：光明日报，2012-01-04

呈：校领导

发：各院院长、主管院长、教学秘书等

本期编校：康君、英爽、苗茹花、刘杨